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  
第七十回 好良宵詩徵出閣詞 留學生彈打章秋谷

且說王小屏向章秋谷說道：「你說我過於俗套，為什麼你自己也要謙虛？我們大家只好算個扯直罷了。」秋谷不覺也笑起來。王小屏坐了一回便向秋谷道：「你可曉得辛修甫的令妹就要出閣麼？」秋谷驚道：「我這幾天沒有見著修甫，不曉得這件事情，即是他家有喜事，我們還該備個公分才是。」王小屏道：「我正為要約公分，特為來和你商量，你看還是怎麼的一個約法？」秋谷道：「據我看來，還是等他回門的那一天，送一班髦兒戲，大家熱鬧不好麼？」王小屏即說道：「我也是這般的想，既是你也是這個主意，好極了！我們就立刻寫好帖子，我們兩人為頭，去約那一班朋友，可好麼？」秋谷點頭道：「好。」當下就取過一付全帖，寫好知單，交與王小屏帶去代發。那單上的人差不多也有二三□位，一時不去提他。只說不多幾天，辛府吉期已到，秋谷等一班朋友一齊穿著衣冠，前去道喜。真是車馬盈門，□分熱鬧。隔了一天，新郎、新婦歸寧，辛府中更加熱鬧。章秋谷和王小屏兩人到得最早，不多一會客人陸陸續續的到來。瓊筵坐花，羽觴醉月，哀絲豪竹，添酒回燈。春開孔雀之屏，褥隱芙蓉之繡。整整的鬧了一夜，直到四更將盡，方才賓主盡歡而散。章秋谷即席揮毫，賦了八首《出閣詞》。下筆如風，文不加點，一時傳誦瀕濱，膾炙人口。那詩是八首五律，做得深情如水，宛轉關生，旖旎風光，一時無兩。在下倒還有些記得呢，免不得背誦出來給列位看官聽聽：

綺閣辭親日，爬瓢問字年。  
含情依阿母，掩淚整花鈿。  
臨鏡還惆悵，妝成亦自憐。  
不知為底事，眉黛蹙湘煙。  
自畫檀蛾淺，梳妝擬大家。  
風前停玉佩，天上駐雲車。  
宛轉迴鸞袖，逡巡換繡鞋。  
嬌羞扶不起，妒煞海棠花。  
簫管送星娥，天孫意若何。  
輕風吹鵲駕，微雨渡銀河。  
紅淚闌干濕，矜持寶鬢訖。  
欹斜偎畫燭，未敢展雙蛾。  
燈火擁樓台，端詳寶扇開。  
雙痕留暈臉，羞態壓蛾眉。  
嫁得乘龍婿，應憐倚鳳才。  
蓬山應早到，玉漏漫相催。  
微覺口脂香，春風夜正長。  
尋聲輕喚婢，背影暗窺郎。  
側坐猶低首，遲徊未卸妝。  
卻嫌紅燭下，夫婿太輕狂。  
背人無語處，睡意已惺忪。  
玉箸啼痕淺，鮫綃膩粉紅。  
牢鉤金屈戌，穩放玉玲瓏。  
春夢迷何處，蓬山□二重。  
妝台攜手立，私語囑慇懃。  
未必檀郎信，還防侍婢嗔。  
低鬟時斂笑，凝睇更含顰。  
珍重羅幃裡，還疑夢裡人。  
此夜最魂銷，銀屏倚素腰。  
釵光和影顫，春色泥人嬌。  
惆悵溫家鏡，徘徊弄玉簫。  
憐他孤館客，坐聽雨瀟瀟。

再說辛修甫自從辦了這樁喜事，倒整整的忙了半月有餘，好不容易才得料理停當，仍舊和章秋谷、王小屏等一班朋友天天來往。這一天，到了午後三四點鐘，大家到陳文仙院中去尋章秋谷。尋到了秋谷，彼此談了一回，秋谷就同著辛修甫、王小屏二人到一品香去吃大菜。陳文仙聽了也要同去，秋谷答應，叫他隨後就來。

三人一同到了一品香，占了一間房間，恰好開出去就是洋台，甚是軒爽。秋谷和修甫隨便坐下，談了一回，聽得隔壁房內的客人，高談闊論的□分熱鬧，還夾著些館人的燕語鶯聲。章秋谷留心聽去，只聽一個人的聲音說道：「你們都說日本婦女的面貌甚好，然而我卻不愛他。你想他們身上穿著一身和尚一般的衣服，腳下又踏著一雙高低不平的木屐，走起路來踢踢跔跔的像個什麼」所以我在東京的時候，我始終沒有陪著你們到堂子裡頭去過一趟，就是這個緣故。」又有一個人接著說道：「我們中國婦女的打扮實在嬌淫得狠，不要說是別的，你只看他們纏那一隻小腳，走起路來，好似那出水荷花，隨風楊柳，不由得令人魂魄俱銷。中國的人，都是把些有用的精神消磨在一班婦人身上，那裡還做得出什麼事業？你看他們這樣的小腳，纏起來不知吃了許多痛苦，費了如許工夫，卻只供得一班嫖客的玩具。」說著，忽聽見信人的聲音嚷道：「勿要囁，哈實概介？」

章秋谷聽了他們起先的一番說話，曉得定是一班出過洋的留學生，聽到此處忍耐不住，便立起身來走到洋台上面，隔著玻璃窗看去。只見三個穿西人服式的少年，一式的都戴著金絲邊眼鏡，三個留學生倒叫了六個信人。更有一個留學生把一個信人抱著坐在身上，一手在他胸前亂摸，醜態百出。那信人掙又掙不脫，跑又跑不開，只把他急得滿面通紅，口中「阿唷阿唷」的喊個不住。又有一個把個信人的粉面雙手捧住了，不住的在他臉上亂聞亂嗅，那信人躲閃不過，急得幾乎要哭將出來。其餘的信人見了，恐怕連累到自家身上，有的背過臉去暗笑，有的立起身來走開。秋谷見了他們這個樣兒大不入眼，冷笑一聲走了開去。辛修甫也在後面看見，跟了過來，一同倚在欄杆上低頭俯眺。辛修甫歎息道：「留學生是最高的人格，怎的現出這樣的怪像來？這一班人真是那留學生中的敗類。」

秋谷此時心上□分作惡，聽了辛修甫的說話，由不得惹起他的議論來，大聲說道：「你還沒有曉得，我們中國的人，只有留學生的人格最高，亦惟有留學生的品途最雜；不論什麼娼優皂隸，只要剪了頭髮，穿了一身洋裝，就可以充得留學生的樣子。你道這班留學生將來有什麼用處麼？他開口革命流血，閉口獨立自由，平日之間專會吹牛皮說大話，不論你是個什麼人兒，也不是他們的對手。好像為了同胞的國民，真肯把自家的身命當作犧牲，去供那野蠻政府的刀鋸鼎鑊；其實到了那要緊的時候，不要說是叫他流

血，就是在公堂之上輕輕的打他幾下手心，他也要嚇得屁滾尿流，汗流浹背。」

章秋谷說到此處，聽得隔壁的門窗一響，那三個留學生一齊走了出來，走得皮靴聲響咯支咯支的，也到洋台上來。卻是一個個怒容滿面，似乎已經聽見了章秋谷的說話一般。辛修甫回頭一看，曉得他們已經聽見，那班留學生的性情，無論什麼事情別人做不出來的，他都做得出來，便把章秋谷的衣服拉了一把，叫他不要再說的意思。那知章秋谷本來臉向那邊，沒有理會，況且他向來膽大，那裡顧得這些，接下去大聲說道：「雖然他們裡面也有一兩個好人，看得清時勢艱危，擔得住支那全局，卻是這樣的人一千個裡頭恐怕還揀不出一個，倒有九百九十九個是這般的斯文敗類，涼血畜生。」章秋谷正在說得高興，還要說下去的時候，忽然那邊的留學生內走過一個身材高大的人來，立在章秋谷面前。秋谷眼光一閃，早看見就是隔壁房間裡的學生。只見他眼露凶光，眉橫殺氣，怒容滿面的對著章秋谷道：「你也是國民中的一分子，為什麼要這樣的毀罵同胞？難道我們一班留學生都是像你口中說的這般敗類麼？」說著把手在衣袋裡頭一摸，竟摸出一管小小的手槍來，搶上一步對著章秋谷開機便打。

說時遲，那時快。章秋谷初時看見他這般樣子，怒氣沖沖的，早料定他不懷好意，急忙把子騰開一步，卻也還想不到他竟要拚起命來。當下見他在衣袋裡頭摸出手槍，擊在手中正要開放。這一下子，可把那旁邊的辛修甫，裡面的王小屏，嚇得一身冷汗，手腳慌忙，不約而同的齊叫一聲：「阿唷！」就這一聲裡，這個時候，章秋谷正是「會得不忙，忙家不會」，不等他手槍放出，早已把頭一低，撲地一個箭步，穿到他的身旁，一手警住他的手腔，趁勢飛起一腳，不豎不斜，正踢在那人的臂彎上面。不由得骨節酸麻，手內一鬆，那彈子還沒有放出來，早被章秋谷輕輕的一把將手槍奪去，順手把他的額下一叉，那人立腳不定，連退了幾步，仰面朝天撲地一交。辛修甫和王小屏看了方才放心來，暗暗的叫了一聲「倖倖」。再看章秋谷時，雖然似乎也有些驚慌的樣子，卻是面上不紅，口中不喘，好像沒有這件事兒，手中拿著一管手槍，微微含笑。那跌了一交的人也自家扒起，立在一旁呆呆的不發一言，卻也並沒有驚懼的意思。

章秋谷並不動氣，走過去笑咪咪的向他說道：「方才我的說話雖是過於激烈了些，但不過是這麼一句話兒，算不得什麼睚眦之怨，何至於要弄到這般的白刃相加，和我拚起命來呢？況且我說的是那一班無恥的學生，並不是指名說你，你只要不是這樣的人也就是了，為什麼要勉強把這些留學生的罪過，都攬在自己一人身上，又是個什麼意思呢？」幾句話把那個人說得啞口無言，分慚愧。秋谷又道：「今天這件事，幸而遇見了我，沒有受傷，若是換了別人，一時間定要鬧出一場人命。你說我是國民的一分子，不應該毀罵同胞，難道你放槍打我，殘害同胞又是應該的麼？」

你可知租界上邊，那裡容得你這般胡鬧？本該把你扭到捕房，解堂問罪，但是我也不是這樣多事的人，只要自家沒有受傷也就算了，免得你們又要說我借著警署的勢力欺壓同胞。不過你雖然和我為難，我倒還有一句良言相勸，下次須要自己小心，切不可這般冒失，若是落在別人的手內，恐怕你沒有這樣便宜。」說著，便哈哈冷笑，羞得那人面漲通紅，低著頭一句話也說不出。秋谷又把方才搶下的手槍替他放在衣袋之內，說聲「少陪了」，便舉步進房，不去管他。

辛修甫和王小屏接著秋谷道：「今天真是你的運氣，沒有受傷。」秋谷笑道：「我倒沒有什麼，恐怕你們的心上倒受了一個大大的驚嚇。」正在說著，別處房間裡的客人聽得有這般奇事，一齊擁了出來，都要看看這姓章的是何等人物。頓時洋台上擁了無數的人，連著一班侍者也擠在裡邊，七張八嘴的紛紛議論。再看那動手的學生時，早已不知去向，悄悄的溜回自己房中。

原來那兩個同來的人，見同黨無故行兇失利，也是出其不意，著實吃了一驚。

拉既拉不住，走又走不開，都嚇得回到房內，探頭探腦的往外邊張看消息。後來見章秋谷隨隨便便的還了他的手槍，並不鳴捕，方覺放心。恰恰的動手的學生溜了進來，連忙算了菜帳，打發了來的信人，悄悄的鴉雀無聲，抱頭鼠竄而去。這且不表。

再說章秋谷坐在榻上，見擁了一大班人立在門口，咕咕囁囁的不知大家在那裡說些什麼。章秋谷正覺得有些厭煩，忽然門外走進一個人來，身體魁梧，丰儀高爽，一把拉了秋谷的手，哈哈大笑道：「我聽見他們說什麼姓章的客人，就有些疑心到你。果然一點不差。」秋谷舉眼看時，原來是他的同窗好友，是個常熟城內有名的富翁，差不多也有二三百萬光景，年紀止有二三十多歲，已捐了個浙江候補道，姓李，單名一個煜字，表字子霄。這李子霄雖是個富家子弟出身，卻是精明得狠，差不多些的事情都瞞不過他，在上海開著幾家錢莊，幾處當舖，生平敬重的朋友止有秋谷一人。這一回到上海來盤查帳目，就住在後馬路自己的錢莊裡頭。今天同著一個朋友姓沈的，也在一品香吃大菜，聽得隔壁人聲嘈雜，便叫了侍者進來，問他為什麼這般吵鬧。侍者把留學生放槍打人，反被一個姓章的客人奪了手槍的事情，一一的朝他說了。李子霄聽了，也要去看看這姓章的是什麼一個樣兒。所以也到門口窺探，不想一眼早看見了章秋谷，心中大喜，走進來招呼。秋谷見是李子霄，也覺歡喜，便邀他一同坐下談談。李子霄不肯道：「我那邊還有客人，還是你倒我那邊去坐一回兒的好。」說著不由分說，拉著便走。又讓辛修甫、王小屏兩個先走。秋谷見李子霄甚是爽直，只得依著他一同過去。正是：

偶失睚眦之意，白刃自如；重逢車笠之交，故人無恙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